老冰糕里的童年

□衣名

在酷热难耐的夏天，走过冷饮店的门口，挡不住冰爽的诱惑，将我带进了这间装饰得有些另类的冰淇淋休闲吧。这里别有洞天，冷色调的墙壁、轻柔的音乐，与外面闷热的天、热闹的街、嘈杂的人群恍若隔世。

选择靠窗的座位坐下，要了一杯“贵妃醉酒”冰淇淋，萨克斯《回家》的旋律，伴着凉爽一起滑落心间，童年夏天的那支冰糕不由得涌上心头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那年我七岁，正是见啥稀罕啥、见啥想要啥的年龄。一个炎热的午后，觉睡得正香，街上“一毛一根”冰糕的叫卖声只喊了一声，我便醒来，忽然感觉喉咙里像着火一样，急切地想吃上一口凉丝丝的冰糕！

知道母亲不会纵容我的要求，便自己穿上鞋，嘟着小嘴出了家门。等到走出母亲的视线，便扶起鞋后跟，飞一样循着那叫卖声跑去。

至今仍然清晰记得盛装冰糕的小木箱，容积小且不说，因为要隔绝外面热量的进入，本来很小的空间又填满了厚厚的棉絮。村子偏僻且远离市区，冰糕仅剩下十几根，其中五六根总会被生产队长家的娃娃们买走。明知道剩下

的几根最终也不会有自己的份儿，但依然会跟着叫卖声在村子里来回地走，直等到空洞洞的箱子在凸凹不平的路上颠簸着远去。

卖冰糕的是一位老妇人，脸庞黝黑，嗓音沙哑，两鬓间有丝丝缕缕的白发。在七岁时的那个夏天，我对这样的形象有一种眷恋，一个又一个热辣的午后，眼巴巴地瞅着小木箱颠簸着来，又颠簸着去了。

那年夏天特别热。我突然得了一场重感冒，母亲将厚厚的被子压在我身上，说发了汗病就好了，可捂了两天，脑袋还是烫的，父亲去公社卫生院请大夫了。迷迷糊糊中听见母亲唤着我的小名，问我想吃啥，我脱口说出了“冰糕”两字。母亲犹豫了一下，拉开抽屉从小布里取出两毛钱。我猛地有了精神，也许是对期盼了一个夏天的冰糕的渴望，也许是害怕医生打针，我从炕上跳下地，攥着两毛钱循着叫卖声跑去。

远远地看到被孩子们围着的老妇人，正将木箱里的棉絮往外拿。我喘着气把被手攥得潮湿的两毛钱递给老妇人。

“孩子，只剩3根儿了，天热，有点化了，你都拿走吧！”

我感激地接过冰糕，冰凉的感觉顿时传遍全身。我在孩子们羡慕的眼光中，神气十足地往家走。我舍不得尝一口，想着回家与母亲一同分享，双手捧着冰糕放到鼻子前闻一

闻，啊，真香！

从薄薄的纸中流出化了的冰糕水，在手掌心越聚越多，我忍不住伸出舌头去舔。就在这时，脚下一滑，我的整个身子连同手中捧着的冰糕，一起摔倒在泥土里。

我顾不上已经淌出血的膝盖，立刻爬起来，慌忙从地上捡拾冰糕。细细的棍儿已从冰糕中分离出来，只留下一摊继续融化的冰糕在泥土里。

我急忙把手上的土在衣服上一蹭，小心翼翼地抓住薄薄的冰糕纸，试图将包在纸里的那点冰糕重新捧在手里。但可恶的炎热吞噬了我最后的希望，还未将纸抓起，冰水就顺着纸的缺口流到了泥土里，同时，我的泪水也顺着脸颊滚落在地。

我仍然没有放弃再次拯救它的努力，掏出手绢，将地上最大的一块冰糕收起来，快速向家门奔去。

一进院门，我就大声喊：“妈，快吃、快吃，已经化了！”母亲拿着针线循声出来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我就将手绢里快要化完的冰糕，喂到她的嘴里。

母亲刚要推让，我连忙说：“妈，我在路上已经吃了，这是留给您的。甜吗？”母亲边用手抹嘴角，边说：“甜！甜！”我背过身去，使劲咽了一口唾沫。

“先生，您还需要什么？”服务生的询问声将我回忆中拉回现实。《回家》旋律悠扬，冰淇淋很美味，但那个夏天融化的冰糕，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。

爱唠叨的妈妈

指导教师 李慧华

榆次区中都路小学学生 郭扶摇

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，一双黑宝石般的眼睛，一身半白半粉的连衣裙，这就是我的妈妈。她善良、勤劳、爱干净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太爱唠叨。

清早，太阳刚刚探出脑袋，闹钟还没有响起，妈妈就急匆匆推开我的房门喊：“快点起床啦！赶紧去洗脸，记得把手洗干净，准备吃饭。”我极不情愿地起床，

刚吃完早餐，还没有离开餐桌，妈妈又喊道：“快去戴红领巾、眼镜、手表，记得把校服穿好！要迟到啦！”到校门口

了，把头伸出车窗户还不忘叮嘱：“上课一定认真听讲，不要做小动作，紧跟老师的思路，勤记笔记！”从早上起床一直到进校门，妈妈的话语就没有停息过。

下午放学回家，沉重的书包和我一起躺进软软的沙发里，还没有感受到沙发的温暖，就听妈妈说：“先写作业，写完再玩儿。”于是，我洗干净手坐在书桌旁边，拿出作业本刚准备写数学作业，妈妈又发话了：“先写语文，写完语文我和你一起写数学。”没写两个字，她皱着眉头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抬头！抬头！注意写字姿势，小小年纪都戴眼镜了，可得多注意啦！”妈妈就

是这样事无巨细地提醒着我。

就连吃饭妈妈都不放过。看着喷香的烤鸭，我等不及了伸手去拿，妈妈一拍我的手，说道：“先去洗手，然后去拿碗筷，摆在餐桌上，先给奶奶盛饭。”还没有吃了两口又说：“哎呀！慢点吃，别烫着，没人和你抢。”刚准备再夹块肉，妈妈看着我露出无奈的笑容说：“别光吃肉，多吃点菜补充维生素，荤素搭配，营养才均衡。”于是，一筷子菠菜夹到了我的碗里。

妈妈的唠叨虽然不绝于耳，但我知道，每一句唠叨都是对我深深的爱和成长的指引，我也爱着我这爱唠叨的妈妈。